

# 年年有鱼

潘江涛

大约是2005年腊月,父亲来电要我回家过年时顺便买尾鲤鱼,未了还叮嘱千万不要忘记。

我嗯嗯地应承着,心里不免嘀咕:老家在横锦水库上游,一年四季不缺鱼腥,为何偏要鲤鱼呢?

疑惑是鱼摊老板帮我解开的。出于职业敏感,从菜场返回的途中,一篇《过年鲤鱼贵》的腹稿匆匆打就,并赶在《金华日报》春节·春意征文截止前两天投寄过去。

因为仓促而成,我对稿子能否刊用,并不怎么上心。却不想,半月之后接连传来喜讯:《过年鲤鱼贵》不仅名列征文比赛2篇一等奖之首,还先后被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《联谊报》等报纸副刊采用。北京市崇文区、安徽省蚌埠市实验中学等分别将它选作初三、初二年级现代阅读范文,并入选期末考试试题。

回头想想,不是文章写得多么隽永秀美,实在是天时鱼美人和之故。

国人过年,过的是温暖感和仪式感,尽管现在大家都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,但谁又能淡忘那些蛰伏心底,对于家、对于团聚、对于年夜饭的情感和味觉上的期待呢?即便是餐桌上的一尾鱼,虽然类似于舞台上的龙套,但不可或缺,甚至颇有讲究。

除夕之鱼,笃定是全鱼,通常最后才上桌。这年头,年夜饭大多很丰盛,全鱼后上,既可避免误食,还有连余之意。因为鱼余谐音,年年有鱼不仅代表富足盈余,还象征降妖除鬼。餐桌上是招财,餐桌外则镇邪。

红烧全鱼上桌,只看不吃,当然是一种辜负。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?有些地方革故鼎新,鱼可以吃,但仅限于中间部分,留下头尾到初一,意谓有头有尾。有的人家不差钱,干脆准备两条鱼。年三十吃一条,大年初一吃一条,竟也吃出连年有余的好意头。百度里还说,湖北、台湾等地,要把鱼留到大年初三,留得越久越富有。

老家潘庄接壤东阳北乡,除夕之鱼能看不能吃。年初一中午,全鱼上桌拆散,呵呵,鱼冻下酒,妙

不可言。

种种习俗,大多是祖辈传下的,似乎一成不变。让我思虑不清的是,既然年鱼承载着世俗重托,菜场之鱼又远不止三五种,该怎么挑选?

鱼摊老板说,过年图的是热闹。鲫鱼热销,可惜刺多,不适合豁拳行令的酒菜;鳊鱼可以考虑,但要是厨艺不精,烧不出松鼠鳊鱼,也不是最佳选择。鲳鱼鳊鱼之类,肉太少,还不够一家人打牙祭呢。只有鲤鱼,特别是斤把重的红鲤鱼,恰好煮一盘红烧全鱼,若不预约,还真难买到。

鱼长着鳃,靠水呼吸。在古人眼中,鲤鱼是蛟龙、鲲鹏的近亲,也是离荣华富贵最近的种族。它跃出水门就是龙,化而为鸟即为鹏。

如此一想,心中纠结便豁然开朗:鱼之美者,除了天时,过年之外,还有国人源远流长的崇鱼文化。

鱼求水以生,水求鱼以活。鱼水之欢是一种隐喻。岂其取妻,必齐之姜?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?(《诗经》)古代男子上门提亲,除了行六聘之礼还要送鲤鱼,由女子出阁前悉心照料。出嫁当日若鲤鱼游弋灵动,色彩明艳,则代表着日后夫妻琴瑟和鸣。李商隐赋诗:水仙欲上鲤鱼去,一夜芙蓉红泪多,远别的游子乘鲤飞升,只留伊人无语凝噎。伤感离别中,借鲤鱼的意象平添了一抹神话的浪漫。

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(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)。嵩云秦树久离居,双鲤迢迢一纸书。(李商隐)古代通讯不甚发达,鱼传尺素,或者以鱼形木板寄书,虽说别出心裁,但并不普及。人们津津乐道,甚至梦寐以求的,往往是鲤鱼跳龙门。

鱼跃龙门,过而为龙,唯鲤或然。(宋·陆佃《埤雅·释鱼》)国人皆有鲤鱼跳龙门之情结,即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例外。相传,孔夫人诞下一子,鲁昭公赐孔子鲤鱼。为感念君主的赐予,孔子居然将孩子取名鲤鱼,孔鲤字伯鱼。

孔鲤是孔子的独苗,且比孔子先故,一生毫无建树。但他毕竟是圣人之子,有祖荫福佑,不仅被宋徽

宗封为泗水侯,还被孔氏子孙尊为二世祖,荣耀之至。

凡夫俗子显然没有这般幸运,要想改变命运,实现飞黄腾达之梦想,唯有头悬梁,锥刺股一途。正因如此,鲤鱼跳龙门,虽然只是传说,但并没有妨碍国人对鲤鱼的喜爱。据记载,远在殷商时代,池养鲤鱼已相当普及,特别是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竭力推崇,认为蓄养三年,越国当盈。

然而,世移事易。到了唐代,因为皇帝姓李,李鲤谐音,养鲤捕鲤卖鲤食鲤便统统成为禁忌,违者课以重罚。于是,在整整300年间,唐朝的养鱼百姓只得另觅他途,并渐渐出现青、草、链、鲮四大家鱼。自唐以降,养鲤业虽然得以恢复,但因鲤鱼生长缓慢,只能屈居配角。

鲤鱼之美味可与熊掌媲美。周代,周宣王讨伐玁狁获胜,特以包鳖脍鲤大宴诸侯。梁代陶宏景甚至说,鲤为诸鱼之长,为食品上味。

宏景之论,虽说有些夸张,但熟知古典文学的吃货,大多知晓一些有关鲤鱼的故事。譬如,宋江想吃活鲤,李逵拍大哥马屁,自告奋勇与浪里白条张顺争斗,而张顺一见宋江,便乖乖送上四尾金色鲤鱼。《西游记》里的渔翁张稍每天送算卦先生袁守诚一尾鲤鱼,老袁就告诉他在哪里下网,引起泾河龙王不满,间接导致了唐僧取经。

年少看越剧《追鱼》,印象颇深。及至年长,每每宰杀活蹦乱跳的鲤鱼,脑海便闪过鲤鱼精被刮去鳞片,疼得在地上打圈的情景,不由得心有戚戚,竟一时下不了狠手。

女儿心善,见不得种种杀生。不止一二回,我顺从女儿意愿,放下菜刀,悄悄地把鲤鱼放归婺江。起先,它似乎惊魂未定,并不急于游走。然而,当它回过神来,便倏忽而逝,只留给我一个浅浅的背影。

青山不老,绿水长流。婺江是钱塘江的重要干流,发源于老家磐安的龙鸟尖,岸阔水深,生生不息,正孕育着一个个鱼跃龙门的伟大梦想!

# 买书·卖书·出书

黄田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父亲在一所高中教书,我也转学到他那里读高中。老师有订报费,父亲订了《教师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人民教育》《中学生》等报刊。晚上,父子俩共一张书桌,在柔和的灯光下,他在一边看书备课改作业,我完成作业后,也在

一边翻看教育报刊。晚上10点半,学校统一熄灯,我点上煤油灯,在昏黄的灯光下继续挑灯夜战。有时,还把一些精美的语句段落摘抄或剪切下来,父亲看到一些好文章也念给我听。高中二年,我记录了好几个笔记本。平时,写作文适当地引用几句。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读。从那时起,我就爱上了写作,做起了作家梦。

高中毕业后,为了买书,经常向父母要钱,有时父母不给,我就偷偷卖米。那时,家里有七亩多责任田,除去上交一千多斤公粮,每年还有五六千斤稻谷收入,年底还会剩

下一半左右吃不完。当时,大米1斤2毛左右,一百斤稻谷可以打出六十多斤大米。赶集前一两天,我就挑一担稻谷去村里的米厂碾米,回来后装在米桶或陶瓷缸里。赶集时,我就偷偷地用纤维袋或化肥袋装20来斤的大米,用自行车驮着,骑到集市上去卖。20斤大米,可卖4块钱,能买好几本书了。

1997年,我和妻子千里迢迢来到浙江打拼。每月有了固定工资收入,买书就更加方便了,每次去新华书店总要买几本自己感兴趣的,每年还要订阅几份报刊。日积月累,20多年来,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书刊,共装了几十个纸箱,本来不大的租房显得更加拥挤。有一次,为搬迁房子,我忍疼割爱,以每斤6毛的价格,卖掉了400多斤、上千本旧书刊。

卖了这些珍藏了10多年的书刊后,我一连好多天都心里十分难过,吃饭不香,睡觉不甜,脑子里时时想念起这些失去的老朋友。我想,如

果在他乡买了房子,即使搬迁再累再辛苦,也绝对舍不得当废品卖掉的。因为,对我这个读书人来说,书刊跟生命和粮食一样重要,所谓爱书如命是也!

时代车轮滚滚向前,如今纸质书、电子书多如牛毛,让人眼花缭乱,应接不暇。我所在的单位,每年订阅了几十种报刊。这么多报纸,我几乎是一目一页地看,不然根本看不完。除此之外,我每天还要用1-2个小时点击网络和微信群的文章。信息爆炸时代,每天信息如潮水,即使有三头六臂,天天通宵达旦也看不了多少。

这些年来,我在工作之余,一边看书,一边创作,不断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,相继加入了县、地、省级作家协会,出版了4本书。

从书荒到书山,从纸质书到电子书,折射出祖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,也见证了自己从读书到出书的成长历程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  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声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# 永康西溪诗草

泉子

## 寺口村

我知道我的欢喜来自哪里  
当我看到 寺口村 三个字时,  
我知道我的欢喜来自哪里;  
当我看到黑鹰山庄下的那条清澈  
而不知名的溪流时,  
我知道我的欢喜来自哪里;  
当我独自一人走向这依然葱茏的草木深处时,  
我知道我的欢喜来自哪里。

## 棠溪村

依然是这终将向东注入瓯江的棠溪  
将几个小小的村落凝聚在一起,  
依然是这粉刷在白墙上,同样铭刻于人心中的  
义与孝为百善先  
将几个小小的村落凝聚在一起,  
依然是我们头顶的蓝天,  
以及不断向我们围拢来的群山,  
赠予了一个异乡人,  
以沐浴在古桥头阳光中的老人们,  
那布满皱褶的脸庞深处的  
安详与静谧。

## 在西山

在西山,那将天堑连接在一起的玻璃悬桥上,  
当你俯视几百米之下的深渊时  
心有恐惧,  
是因为你知道这仿佛坚若磐石的玻璃中  
混入了太多  
你此刻心中依然未能涤荡尽净的尘垢。

## 古大通寺

五百年前的人们看见的古樟木正看着我们,  
在古大通寺,  
它们曾经看见多少沙弥转眼成了老僧,  
就像你曾经,并依然见证着的寒来暑往,  
就像一座寺院与一个影视基地铺陈而成的  
这片丛林的前世与今生。

# 黑马

兮若

一匹唐朝的黑马  
有秦朝的野性  
我诧异它对我的温柔有加  
如诧异东溪西溪的清澈叠加  
我诧异它黑色的鬃毛里  
有无边无际的大海  
诧异无穷无尽的夜  
沦陷在一只黑色瞳孔里  
它黑色的忧郁里  
有我的一部分